

凌本五

火生悲劇

丁諦著



丁
諦
著

人生悲喜劇

太平
書
局

人生悲喜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丁諦

發行人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陶亢德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每冊定價貳百貳拾元

自序

廿七年家搬到上海以後，我出了一個「海市集」，出過「海市集」以後的第一年，民國三十一年春間，家復行由上海搬回鎮江，原來不想寫文章了。我的環境轉變到商業，然而爲了朋友的鼓勵和不斷的催稿，上海的刊物漸漸風起雲湧起來，加之我那時生活又還有點空閒，於是便又繼續的寫下去，一方面投身商業的生活，他方面仍未能忘情文字生涯。

商業生活給我寫作的幫助自然很大。一個作家的生活不能限於作家，他必須做一個醫生，律師，教員，甚或農人工人，這些生活對於寫作所攝取的現實的深切性和角度將都會有益的。在短短的幾年中，我認識了更多的生活，我見了以前所未見過或即使見過而未了解的各式各樣的人，我終於有莊子所謂「胥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感歎。我覺悟我所處的這一個社會，是商業重心的社會，畸形的商業重心的社會，商人固然是商人，無一而不是商人！在現今的世界上，沒有文化，沒有宗教，沒有道德，沒有教育，也沒有值得人留戀值得人憧憬的精神生活！一切只是商業！商業化的世界！商業化的

人類！

在極端的功利與身家是謀的社會中我飽受了一種矛盾心理的壓迫。在投機囤積一舉手可發財的畸形商業的社會而猶炎炎熾盛以談文化根本就是多餘的。我知道有許多人將新文藝的小說與「班某某、樓主」或是某某「姻緣」之流的作品等量批評，或是大罵「阿Q正傳」爲無意思。尤其是我所處的這一個商業環境，所逢到的人，聽到的話，所遇見的事，相形之下，益發令人感到這所謂「攻心之筆」的灰色，牠遠不如拿破崙誇張的三千毛瑟的確，我有時厭倦起來，我確有點怕寫了。但是，反過來說，也正因爲這種種不痛快激成心理的波瀾，我決心要寫下我所知的事物，那怕這是膚淺的，不夠深切的體驗。

我也明知道這中間藏有一點酸辛，不一定會把年青有爲的人領到開豁的大路。回首前塵，輕微的哀怨自然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還能冷冷的正視人生，用我的淡然無求的胸襟，用我的略經世故的眼，用我的炭火一團要呼要喊的心。做本書書名的「人生悲喜劇」一篇便是從商以後的所得，以鋒利的匕首揭出人類的劣根性，鳥獸交關而表面猶客客氣氣的「幕劇」。是悲劇也可以算喜劇！人生的任何事每可作這樣觀。一面是成功，一面是失敗。一個是喜劇，一個是悲劇。但是悲喜又何嘗有定論？悲的可爲喜，喜的也可爲悲。

就如我，在編成這一個集子就參雜着悲喜。想起這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是旅居上海時所作，狹小的室中間對着一片空地的玻璃，以及各篇寫作時的心境，「浮屍」是陰黯的大雷雨的天氣寫的，「某校紀事」是一個大熱天送孩子到小學報名以後寫的。在那時候也許不覺得什麼，甚至我還記得有幾篇是在心緒惡劣時寫的，但是現在一一回憶起來，也都覺得過往的一個環境可喜了。卡德路轉角電車隆隆，幾處老舊洋房上鍍上夏天的中午的陽光，住屋旁邊曠地上，初秋時，叢出無名的野花，雞雛無聲啄米，疎影在窗間搖盪，二三知己的約會，玩耍，……都成爲烟塵的記憶了。變動的人生是透露着多少悲喜！一經「過去」的陶鍊，發出五彩斑斕的顏色，而牠們是悲是喜，竟至使我無言。我只能撫摩這流過汪洋海水的沙灘上的貝殼！

不能已於梁稻之謀，繼續是幹着世故迴旋，我知道是陷於黃山谷的兩句詩境了：「妙沙作糜終不飽，鑊冰文章費工巧」，文章固然不容易做好，而近年來的生活又何嘗一刻令人安定！

三十歲後的生活，這是第一部集子，比起三十歲以前的作品，尤其是「海市集」，我知道又減少幾分倔强的精神和多增幾分世故。二十歲左右的生活，行雲流水或是如火如荼，在現在都已沒有。孩子一個個生下，妻爲了孩子而忙，我也祇是爲了妻孩而忙，我所唱出的竟是「別離的今昔」。

中年多哀樂，而臨着這將到未到的中年我吟過兩句詩：「驚看兒大青春淺，却檢囊貧世路深」。

我對於這一個名叫「人生悲喜劇」的書名自然也特別感得意味，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中元夜，在焦山華嚴閣上憑眺過江上的荷花燈夜景，星星熊熊，一浮一沉，……啊！我不能忘記人生微妙處的象徵！

又到了著天。將近妻的三十生日了。勞人草草的生涯，沒有一個適宜的點綴，而我想，這本書各篇寫作時的心境和這一期間的生活是她最熟悉的，用生活的琴鍵做生日的禮品，我願以這本小書獻給婉章吧！

卅三年七月十五日

目次

人生悲喜劇	(一)
兩種人	(一九)
某校紀事	(四七)
沉澱	(六七)
蠢動	(八五)
浮屍	(一一七)
他們是有孩子的	(一六五)
別離的今昔	(一八七)
溫夢記	(二〇九)
靈森林	(二二九)

人生悲喜劇

沈石鈞先生最歡喜店裏的這一個學生朱道明。朱道明人聰明，肯聽話，處處虛心求教，自然這都是叫人喜歡的原因。

在鈞泰錢莊裏，學生可多啦！從包天祿起一直到楊汝生一共是九個人。包天祿是第一個到店的，而且是經理沈石鈞先生的親戚，按照商店的慣例，包天祿應該是第一個領頭的學生。領頭的學生有許多優待。零碎跑腿或是呼喚侍應，可以不做事，所做的是幫着先生們算「碼牌」，抄摺子，送摺子，札公單，一切有關於業務的事。將來學業圓滿，升做店員，階級比較其他的學生爲高。

朱道明是第二個學生。依理比包天祿低一級。可是因爲他做事的精明幹練，在店裏努力的成績，已經超過包天祿之上。實際上領頭的學生不是包天祿而是朱道明。

朱道明有一個瘦削的臉，兩個大而有神的眼睛。他的神態，穩重中兼機警，眼珠是常常活動不定，仔細的觀察事物，而又探尋這事物的核心。他的年紀雖然很小（僅僅十六歲），可是人生的一部複雜龐大的書籍在他已經全部的翻尋過，而且領略到其中的門徑了。

— 2 —

朱道明到鈞泰錢莊的第一天，就給沈先生一個良好的印象。原因是：賬房王先生擬就一封信稿，祝賀各個同業舊曆新年和順便表示他們新店的開張的，信上面錯一個字，朱道明看見了，隨即指摘出來。

「荃照的荃字不是不應該寫竹字頭麼？」朱道明謙恭地笑着，一邊對着王先生一邊對經理。

沈石鈞看了看，仔細一想，點點頭，微喜的說：

「不錯，不錯。他的竹字頭是錯的，應該寫草字頭。」

錯字隨即改正了。王先生自然很惶窘。可是因這一來，朱道明的確引起沈先生的注意了。沈先生時常在客人面前誇起朱道明的國文根底好。沈先生有幾次試過他，叫朱道明起一個信稿，起得很好。錯字一個沒有，文字清順，字跡也很整潔。

有一天，一個學生和一個小中班職員吵起來，吵得很兇，而且幾乎要打起來，被沈先生曉得了，他便對這一個小中班的職員申斥：

「不要以為你是一個同事，他是學生，要知道沒有用的同事還不及學生的。你看，朱道明也是學生，比你年紀小，他贏不過拿了十塊錢一個月的零用錢，他做的事却比你還有能耐。」

一陣訓過後，來一個四平八穩的結論：

「學生對同事要曉得恭敬，可是同人也切不可搭架子，尤其是你們這班年紀還輕的人。」

由於朱道明包天祿氣餒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一班小中班職員簡直不放在這班學生的眼裏。有幾次小中班職員碰了釘子，都不敢再找學生們頂撞了。漸漸的他們學會了忍耐。

一次，月底算息的時候已到。內賬辛先生回家了，沈石鈞吩咐武平義和朱道明兩個人結息，武平義是小中班，和朱道明是淘過氣的。這一次武平義要找這個機會向朱道明挑剔。

吃過早飯，武平義催着朱道明結息。武平義手裏拿着一大疊紅字印的「息單」。是一張橫方的紙，一共印着三十天的格子，一排是存數，一排是欠數，一排是餘數，下面是「毛子」。這些玩兒都是朱道明曉得的。然而他一次沒有正式的算過。他的確有點駭怕。他怕萬一算錯了會遭店裏人人的貽笑。他是一個出色的學生，他不能用「學生」來掩飾。

他唯一的主意是：「找戴先生問一問正確的方法吧。他也許肯告訴我。」可是相反的一面：「戴先生對自己也是沒有好感的。我每次走到外賬桌上看他的「轉賬」簿子，他總是借故叫我走開去，大約他的一套把戲是不要我看的。我請求他指示我，他也未必肯答應。」

時間不容許他遲疑了。武平義再三催促他：

「想什麼呀？時間不早了。我們快點上樓去。」

朱道明沒有法，硬著頭皮走上樓。

他們開始計算了，到中午已經結成一部。朱道明對於自己計算的息單並沒有自信力，當第一張算成的時候就拿給武平義看，問他究竟錯不錯。

「是不是先用天數乘錢數求得毛子？」

武平義點點頭，含糊的。朱道明又問：

「然後把存的毛子和欠的毛子分別加起來，是不是？」武平義一邊敲着算盤，若無其事的，嘴裏哼了兩聲，不說是對還是不對。

「二分一的息乘毛子該就是欠的利息了？」

武平義又點點頭。朱道明果真就依著做。一份份息單都做好了，中飯時候，武平義把做好的息單送到沈先生那裏去給他看。不曉得這是做什麼的。朱道明有點心虛，因為他根本不信任自己所作的息單。大約武平義是故意搞自己的鬼吧。事到其間，沒法，他只有硬著頭皮等待沈先生的發落。

沈先生望過了。是單子上錯誤的表情。朱道明是有分寸的。他先搶著表白：「恐怕做錯了。這還是第一次。等會我不妨再做。一定今天趕好，決不誤事的。」帶著笑，語音謙恭而和緩。

「是錯了。」沈先生誠懇的解說，對朱道明一點不寬，和對其他學生迥然不同。他說：「你應該

用三分之一的數目，「七」數乘毛子。因爲一個月是三十天，你不用三除二分之一，乘毛子，是不對的。」

出武平義意料的！朱道明並沒有得到理想中的申斥。沈先生不但是不申斥，而且還說武平義不好。他是一個職員，朱道明是一個學生，學生不懂的地方不應該不指示他。

「你還要我指示麼！你能幹啦！」背地裏武平義對朱道明反唇相譏。等辛先生來的時候，他又把這件事告訴辛先生，他勸辛先生對朱道明不可不注意，他這個孩子雖小，雄心却是不小的。教會了徒弟打師傅不是玩耍，辛先生始終不相信這些話。辛先生是一個好好先生，一張胖胖的臉，一天倒有大半天嘻嘻開笑着，十足的一個樂觀主義派。他是從不害人也從不疑人的。本性上帶來的懶散脾氣，對於店務不過勤勞，一月有幾次回到鄉下的家中。過賬結賬是常推給幾個副手或學生去幹。他覺得有人能夠幫他忙倒是極好的。所以朱道明每次向他請教，他總是竭誠的指示，指示過後朱道明懂了，立刻他便能代辛先生做一份事。因此辛先生很喜歡。

這一點，辛先生顯得和戴先生不同。

朱道明問戴先生關於一切參款，匯票，鈎條等等的知識，戴先生總是諱莫如深。

「忙甚麼呢？你們學生意的先好好的把學生意的本分事做了再說。先好好的學三年。」

不僅是朱道明，任何學生都不用看到戴先生記賬。當有人旁觀的時候，他總是呵斥：「走開去。」辛先生却不然，辛先生很懶，他希望有人幫他的忙。朱道明天分聰明，什麼事一學就會，而且不管多少事他一夜覺可以不睡，預定的工作必須完成。

「這個月份的息單統在今天趕好」。果然第二天一早他統統趕好了。而且，一戶戶的部分記到摺上，連票貼，連所得稅，都記載得清清楚楚的。

摺子上的賬和「鋪總」上的對過，結過碼子，又和碼牌對過。辛先生的事統統由朱道明代做了。辛先生又告假回家去。

「辛先生呢？」第二天早晨，管事沈先生到店時，找不着辛先生。

「辛先生回家去了。」有人回答

「又回去了。」沈先生很不滿意的樣子，問：「這個月結息的事什麼人做的？」

「是辛先生叫我做的。賬我統統結過了。息單統統做好，給魏先生對過，不錯。今天便跟摺子一齊送上街。」

「統統是你做的麼？」沈先生喜歡得了不得，嘻嘻笑着，緊蹙着朱道明：「你現在利息已經算得不錯了麼？」

「算毛子的方法我是照着沈先生說的，辛先生也教過我。並不怎樣難。」朱道明說。

「辛先生怎麼常常的——」下面不說了。沈先生眉毛一皺，嘴角拉開了一下，成功兩個小小的窩塘。好像在凝思。半晌才說：「辛先生的事你都能做去了？」

「勉強勉強，祇不知道做得好不好。」朱道明笑着謙虛的說。

從這次以後，幾位中班以上的職員對朱道明都嫉妬了。他們都有同樣的感覺：怕他，忌他，恨他。防提他自己担任的工作決不給朱道明探看。

例外的只有辛先生。辛先生的賬簿是常常讓給朱道明看的。朱道明一趁着機會，總是偷偷的翻着各部分的賬簿。他留心每個人的工作，處理工作的方法和技巧。雖然他們都不肯教他，然而他總是偷偷的學習，暗暗的摹倣，和細細的注意。

因為不能得到店裏面人的諒解，他又改變了一種方針。

近來，他對人不像以前的矜矜不遜了。他謙和，彬彬有禮，而且還常常買點吃食東西請人家吃，做點小東道。這都是有深心的釣餌。人家吃了他的東西，受了他的恭維，請教指導的時候，自然不能再不指導了。

辛先生是歡喜喝酒的，朱道明聽得他的嗜好，陪着他上一家牛肉館子裏喝酒。他們預先沽了一瓶

酒，臨時叫了二十個牛肉餛飩，一碗燉牛肉，一碗牛肉湯，暢快的喝起酒來。

辛先生興奮極了。酒，一杯杯灌下去，臉紅了，嘴裏也發出陣陣的酒意。他拍拍朱道明肩膀，胸腔裏激發出無限的熱情，說：「你真是一個好孩子！有天分。又肯用功。你將來一定有運氣走走的。」

他呷一口酒，還嘔嘔嘴，饒得很。他稱贊這酒，還說今天的這一個聚會雖然是不花多錢，可是又有意思，又實惠，實在是他生平第一次的最有趣的飲食。

辛先生今天談話很多，他發許多牢騷。他說他恨酒，又恨這一個負荷很重而又牢籠他一生的家庭。他又說，懶惰是他的一生的致命傷，對於鈞泰的職務可以說沒有一天盡過職，他一起這些事都很慚愧。

「所以我下一個決心！從明天起我要整天盡我的職務了。老弟，過去我勞煩你的確是太多。」興奮的，從心底透露出真正的感情。

「老伯，你也不必太自苦。中年一過，人也應該享樂享樂了。有得享受享受一點，樣樣事邊觀些。千萬別要這樣想。我做點事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的，我能代老伯做一點正覺得萬分的快活。這正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假使辛老伯不是不願意教我的話，一切事儘管交給我做。」

辛先生聽了朱道明這樣說，點點頭，笑得顫頭簸腦的。舉起酒杯來，浮了一大白，興奮地說：

「你這是真心話麼？」

辛先生的兩個小眼睛，盯在朱道明臉上，浮起一片遲疑的光，但是一剎那間又消逝了。就在這一剎那間朱道明覺得身上一陣冷，打了一個寒噤，他只有囁嚅地說：「當然是，當然是誠心的。老伯還疑惑我麼？」

辛先生說：「不是我疑惑你這個。是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另外……。」

「什麼呢？」朱道明看他吞吞吐吐的很奇怪。

「沒着什麼。」撇開當前的話題，辛先生又轉成歡樂起來，說：「我們還是痛快的喝酒，吃牛肉餃子。別把牠冷掉。」

這一餐朱道明向辛先生討教得很多。辛先生待朱道明像父親對待兒子，沒有什麼可以保守秘密的。一個人常希望他愛的人進步，辛先生對朱道明也是這樣。

辛先生歡喜喝酒。朱道明時常逼着他喝，不是買好酒送他，便是約他到酒店裏喝酒。

辛先生依着朱道明的勸告，果真是得歡樂處且歡樂了。奇怪的是：管事沈先生並不責備他，阻攔他，反勸他息息。沈先生常是這樣說，朱道明能夠做點事，的確是可以分辛先生的麻煩了。多讓他做一點事也好，讓他歷練歷練。辛先生沒有什麼疑惑的，他照常的下鄉，喝酒，打牌。